

临汾文史资料

第三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
临汾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选编

目 录

· 风 云 纪 实 ·

八路军学兵团在临汾	俊华 文平	(1)
高锡山率战区长官部在临汾东涧北村	张国英 李百玉	(9)
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在刘村镇	苏福文 供稿	(12)
临汾	丁玲	(14)
徐帅在临汾	梁正岗	(19)
临汾攻坚战及其在解放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李国锋 邱明海	(24)
我所知道的梁培璜	高育才	(32)
梁培璜被俘记实	朱孙记口述 左甲庚整理	(36)

· 人 物 传 记 ·

景仙洲传记	俊华 文平	(37)
执着追求光明的人王孟达先生	石青柏 权树民整理	(80)
刘光斗先生传略	孔祥智 权树民整理	(92)
邓相唐老师二、三事	张衡夫	(98)

• 革 命 回 忆 •

- 斗群魔铮铮铁骨 得有幸虎口余生……………李致荣 (100)
深切怀念临汾解放前夕被害的胞兄——席俊
……………席新梅口述 权树民整理 (103)
车辐村一一·二二惨案……………张致忠 苏福文 (110)
怀念柴里村左得胜同志……………樊思贤 苏福文 (112)

• 平 阳 史 话 •

- 汉国春秋……………张仁杰 (114)
灭隋兴唐女英雄——平阳公主……………段士朴 (125)
山西临汾鼓楼匾词……………李百玉 (126)
回顾两次办《临汾县报》的经过……………梁明 (129)

• 民 间 传 说 •

- 平阳巨富亢百万——关于临汾东关亢豁儿的传说
……………吕九成 权树民整理 (133)
关于刘村三进士的故事……………许聪信 (139)
正月初二过年(民俗传说)……………孙戈 (143)

八路军学兵团在临汾

俊华 文平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狂妄的日本侵略军，得陇望蜀，步步进逼，继陷北平、天津之后，九月即占了山西大同。省城太原亦危如累卵，随时有被日军吞噬的可能。

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择安而栖，仓惶南撤，先到临汾后转吉县克难坡（即南坡村）。

共产党的领导机关，“中共北方局”，“山西省委”，“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阎锡山的行动，也决定退到临汾。

指导“中共北方局”工作的中央代表——胡服在撤离太原前，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为临汾建立学兵团，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干部上都作了重要准备。

在这次会议上，胡服同志根据抗战开始后面临的新形势，坚决而果断的指出：我军必须迅速发展，猛烈扩大，三个月内发展到十万（指主力）。在场的周恩来同志，深有同感的投了赞成票，他说：“就是应该这么办，而且完全办得到，仅华北扩大三万不成问题。杨尚昆同志的发言，进一步具体化了。“现在正是机会，国民党军队在日本进攻面前，漫山乱跑，武器到处扔，到处卖，我们在扩大军队的同时，还应组织力量，收集这些武器”。彭雪枫接着说““现在流亡青年学生特别多，他们一心想参加抗战，把他们集中起来，训练一下，能起很大作用……。”

当时会议决定“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南迁临汾后由主任彭雪枫出面，创办学兵团。

这年的九月末，共产党的各机关陆续迁到了临汾，党的高级军政干部周恩来，杨尚昆、胡服、彭雪枫等，也先后抵达这里。

临汾太岳东屏，吕梁西卫，卧牛古城，易守难攻，历来系晋南之政治中心，它地处山西南屯兵的军事重镇，但大敌当前这里也兵荒马乱，一片惊恐和不安的景象。

从延安抗大第二期学习毕业后，分配来“驻晋办事处”工作的何以祥同志，长征前曾担任过红军的团长，虽只有二十六岁，已是个沙场老将，“北方局”的领导同志都瞅上了他，决定由他出任“学兵大队”的大队长。

接受任务后，“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参谋张震执笔写的招生广告贴到临汾城里最热闹的去处——火车站。由于广告是红纸写的，非常醒目，贴出的当天，找何以祥报到，要求参加“学兵团”的人至少也有五六十人。

“学兵团”这个名称，出自周恩来同志：“学习当一名抗日的八路军士兵”的提议，简单明了号召力强，很有吸引力。开始一段时间要求参加学兵团的人，络绎不绝，日有所增。有本地的热血青年，也还有外地的富家子弟。

“苏州大亨”的阔少爷王传馥来了，其父是苏州银行钱庄的头面人物。家里的生活既舒适又优裕，不仅院里有花园、草坪、喷泉，卫生间的瓷砖，浴缸也用的是美国货。传馥却不喜欢这些，他爱做木活，刻印章，摆弄电器，更爱在斗争的漩涡里滚打。他念过中学，对大作家巴金的名言：“一个人的幸福不能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虔诚的信奉使他闻讯八路军在山西坚持抗战，就告别家庭，来到了临汾，并当上一名学兵团员。

身穿丝绒大衣的李六平也来了。

李六平，南京人，是个年仅十七岁的姑娘，浅澄色的丝绒大

衣在阳光下闪着黄灿灿的光亮，不了解她的人一定认为她是个阔小姐。其实，她家并不怎么阔，这件华贵的大衣，是她去江北读中学时，冻烂手脚之后，哥哥为她买的，她不爱打扮，是个任性爱自作主张的姑娘，中学毕业后，考取了复旦物理系，但是“八·一三”的炸弹断绝她上学深造的念头。家里人为她买了去重庆读大学的飞机票，她悖逆亲人的意愿，伙同燕京大学两个学生，来山西前线，找八路军，几经辗转，到了临汾，“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同志，建议她去加入“战地服务团”，但她硬是告别了同伴，只身加入了学兵团。

保定女师的高中学生，王于畔也来了。

“七·七事变”发生后，保定女师成了国民党廿九军的伤兵医院，王于畔当了医院的义务看护，保定失守前，她产生了随院赴晋，借机去延安的念头，不顾家人的劝阻，到了山西。在省城，她第一次看到八路军的女兵，非常羡慕，找到“平津流亡同学会”，要求介绍她参加八路军。当她听说临汾办了八路军学兵团时，依然辞别医院和朝夕相处的伙伴，孤零零只身一人，登上驶往临汾的火车，投奔了八路军学兵团。

到了学兵团后，她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是何以祥。何以祥不冷不热的对她说：你怕死不怕？日本人很快就会占领这里，我们要上山打游击，这里不发薪饷，每天饿肚子，钻山沟，打仗还会死人，你能受得住吗？……

这些严肃的问话，几乎迈于“恐吓”，对一个初来乍到的女孩子，谁能受得住？当然，何以祥的问话是有意的，因为学兵团要流血流汗，对女青年尤其要讲清楚。王于畔呢没被这炸雷轰顶的考问吓住，她如愿以偿的被录取了。

学员一天天增加，刘村老百姓的家里，几乎住满了，最多时达千人以上。

胡服当时被称作陶教官，讲的是“抗日时局和方针”。他从

西安事变讲到党的主张，从中国革命面临的新的战略转移，讲到中国共产党十大纲领的提出以及对统一战线问题上左、右两种倾向的批判。这些视野开阔，新鲜而又实际的理论，无不打动每个学员的心灵。

杨尚昆同志讲的是“游击战争的政治工作”，这位红军时代就作政治工作，曾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还在苏联学习过的政治工作的行家讲课风趣生动引人入胜，很善于传授政治工作的精神，学兵队员受益非浅。

彭雪枫同志，身材魁梧，相貌英俊。是一位智勇兼备的八路军将领。历任红军的连、团、师、军政治委员，师长和纵队司令员等职。他讲授“游击战术”有理论，有战例，生动、形象，易懂好记。音乐家贺绿汀，随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到临汾后，听了彭雪枫讲的课，大大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在一个不眠之夜，“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这首“游击队员之歌”在昏暗的棉油灯下，跳出了他。

“学兵团”的教官，除这些高级领导人外，还有陈克寒，王众音，赵守政，李伯钊，周巍峙以及何以祥等同志。

陈克寒讲“马列主义基础”，“社会发展史”，王众音讲“中国革命问题”“唯物辩证初步”，赵守政讲：“统一战线”，李伯钊讲“群众工作”，周巍峙是音乐教师，何以祥是军事教官。

学兵大队下设五个区队，区队之下设班，一、二、三、四区队是男区队，五区队是女区队。第一区队的区队长是贺炎藩，第二区队的区队长是方中铎，第三区队的区队长是谢忠良（兼），第四区队的区队长是周巍峙，第五区队的区队长是李伯钊（后为董茹琴），五个区队长，个个精明能干，号称“五虎上将”。

学兵团的生活，工作和学习完全是部队性质，行动军事化，紧张而活泼。每天早晨五点起床，五分钟整装十五分钟出操，接

下来就是上课，下午是分班讨论，晚上是自学或排练文艺节目。学习，工作任务很紧张、生活却很艰苦，顿顿吃小米，数人一碗菜；土炕人挤人，难以把身翻，上课地作凳，书桌用膝盖；实冻腊月无炭火，搓手跺脚度冬寒，学员们以苦为乐，热情高涨，因为他们对新生活无比热爱，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学兵团的全体学员在临汾城内女子师范学校的操场上，听取了周恩来同志的重要讲话，这位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从上海、太原相继失陷谈起，分析国民党政府片面抗战带来的严重后果。一针见血的指出，由于国内外调停空气渐渐抬头，发生了一系列严重危机，这就是汉奸政权的活跃，投降主义的生成，特殊化思想的滋长和失败主义情绪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华北抗战能否继续，他斩钉截铁的说：“我们的回答是绝对的可能”。他从日寇兵力不足和我方有地形上、气候上，民众方面的优势谈起，讲到我民众武装的初步发展，八路军在华北推动和领导持久抗战的努力和决心，分析了华北持久战必然能够坚持，而且必然转为胜利。反攻、收复失地，最后驱逐日寇出中国。最后，周恩来同志号召八路军在华北作抗战的表率，改造旧军，成立新军，影响友军，组织和领导广大民众奋起抗战；积极建立民主的地方政权，实施共产党提出的十大纲领实行民主，改善民生，组织民众，武装民众，肃清汉奸，坚决反对投降主义特殊化倾向，团结全华北人民，全华北军队，影响全中国，至全世界，坚持华北持久抗战夺取最后胜利。

周恩来同志气吞山河的讲演，表达了临汾和全华北人民的心愿，会场上掌声雷鸣，市民、学生，商界代表国民党中央军，晋绥军，四川军官兵都听的激情振奋，热血沸腾，当场就出现了自动捐款的壮观场面，钞票，银洋、戒指、铜钱一起飞向主席台，还有人脱下毛衣代款捐，一致请求将此捐作为印刷费，把周恩来的讲稿印刷出来，广泛散发。

学乐队的学员们生平第一次听如此激动人心的讲演。进一步坚定了挽救民族危亡，坚持持久抗战的坚定信念。

还有一次是到洪洞县马牧村，八路军总部听朱老总的报告。刘村距马牧六十华里，午饭后，才动身。学乐队又是第一次长途行军，到达总部时已近半夜。但是学员们毫无倦意，人人精神振奋，个个情绪高涨。当朱老总登上土台，站在亮如白昼的汽灯下时，学员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堂堂的总司令竟是穿一双黑粗布鞋着一件旧棉军装，简直象个伙房的壮老汉。朱德总司令和善诚挚的目光注视着这支激情澎湃的青年战士们，开始了讲话：“东北沦亡已经六年了，华北呢？国民党八十万军队眼看就要退过黄河……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四万万同胞，难道只有作亡国奴这一条路吗？”总司令稍作停顿接着说：“中国几百年来，总是受人欺负，割了地，赔了款，赔了款又割地，这是什么道理？就是因为中国政治腐败，社会落后，所以帝国主义列强就能任意宰割我们，但是今天，偏偏有这么一个中国共产党，来拯救民族的危亡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建立光明富强的新中国。同学们，这也是你们的重任”。他讲话的声调不高，但句句都有实在的份量。

讲到最后，朱老总热情洋溢又语重心长的说：“你们毕业后，将到各地去建立的游击武装，你们当中会出现许许多多游击队长，我就来当游击队的总司令，把日本侵略军赶回老家去”！

时光流逝，昼来夜去，朱总司令铿锵有力的话语仍犹在耳，深深地印在每一个学员的心里。

周恩来，朱德总司令的讲演和报告，在学员们身上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凝聚力，学乐队这个革命的大熔炉，更加充满了生气和活力。

学乐队的课堂不是在教官讲授的祠堂里，也在模拟实践的训练演习中。

一个寒冷的夜晚，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村子里一片静寂，人们早已进入梦乡。突然，一阵哨响，学员们钻出被窝，迅速到达集合地点列队待命。彭雪枫向前跨了一步，压低声音，但却十分有力地说：日军一个师团，倾巢南进，占领洪洞，其先头部队，已逼近临汾，我学兵大队必须立即占领附近山头，阻敌进攻。紧接着何以祥大队长向各区队迅速交代了任务，立即率部出发。

黑森森的山峦，映衬在夜空，若熊身虎首。学员们初上战场，心弦紧绷，尤其是女队员头一次夜间爬山，真说不清跌了多少跤，可是谁也不知道疼，一心想的是快跟上，别落后。快到山头时，冲锋号响了，大队长一声喊：跟我冲啊！震天的杀声响成一片，几路分队胜利地会合在山顶。敌人呢？一个也没有，原来是一次连大队长都不知道的夜战演习。

彭雪枫同志在总结这次演习时说：这次演习，从集合，出发、到夜间动作、攻击都按命令要求完成得很好，这是一次思想觉悟和组织纪律的检查和考验。特别是女区队同志，没一人胆小退缩，没一个落伍掉队，说明大家已成了一名合格的八路军战士。

学兵团从建立到结束，历时四个多月，时间虽短，却培养和训练了一批有文化、懂理论意志坚强的革命骨干力量。

贺龙师长骑着骏马，两蹄生风的来到了刘村。他说：“欢迎同学们到我们一二〇师，仗有的打噢！”五十名学员跟着贺龙师长走了。

杨勇也来到了刘村。他的六十八团平型关一仗，打出了声威，学员们谁不想到那儿去呢？但他只要二十名，还不收女的。

.....

一九三八年二月，日军的炮口已伸到了临汾城外。

学兵团的队员们，有的去了太行山，有的去了晋西游击区，有的去了江南新四军，还有的去了河南竹沟镇……

这个时代的产物，在临汾的大地上早已不复存在，但它点燃的革命之火，却永远燃亮了临汾人民的心田，临汾人民怎会忘记学兵团在这里的日日夜夜呢？



阎锡山率战区长官部在临汾东涧北村

张国英 李百玉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以后，抗日救亡的怒火燃遍全国各地。但是由于国民党内各派势力，心怀异志，互相观望，难以抵挡日寇的疯狂进攻。北平、天津等无数城市相继沦陷。九月间，日军攻占大同进入山西，阎锡山在我党统战政策的感召下，督军参战平型关，部署忻口、娘子关等战役。还枪毙了作战不力，私自退却的六十一军军长李夫英。当时阎军拼死抗敌，牺牲惨重，虽未能拒敌于山西之外，但也使敌人付出了很大代价。打碎了日寇“三个月消灭中华”的美梦。

同年十一月，太原失守前，阎锡山撤驻临汾。其长官司令部就设在临汾城西北近四十里的东涧北村。

东涧北村是临汾通往蒲、隰等西山几县的交通要道，可攻可守，进退有路；东涧北、土门一带，物产颇丰，主产小麦，筹集军粮较易，阎锡山选择此地驻军不无道理。他的司令部不是设在村内的深宅大院，而是挑选在外西沟杨文光的六孔土窑里（旧址犹存）。一住下，阎锡山便立即令其随部工兵在院子周围加紧挖地道、战壕，以做御敌和防空之准备。很快将地道沟通了西涧北村和村北的临、蒲大路。在司令部周围，还构筑了炮兵阵地等军事设施。把警卫三十四军、六十六师（一部分）部署在东涧北、土门一带用来保护司令部。

阎锡山的两个老婆和三个孩子住两个窑洞，他和司令部的军

政官员住四个窑洞。杨文光全家被迁往村中别处，只留杨文光一人可以进出此院。当时，院外经常停放着七、八辆汽车，随时为阎锡山和司令部调用。白天，阎锡山在窑洞里办公，每到下午太阳快要落山时，他就坐车走了，一夜不归，天明而返，一连好些日子都是如此。原来，阎锡山是去襄汾县温泉开会，会上成立了“民族革命同志会”，阎锡山自任会长。在阎锡山的指令下，从临汾经韩村至土门，再经土门至蒲县、隰县的公路修通加宽了，为其继续西撤做好了准备。司令部办了《阵中日报》社，社址在杨金安家院中，该报一时成为第二战区抗战的舆论工具；军粮来源，阎锡山筹集的办法是向东涧北、土门、西头等周围村庄的富户借粮，每户二十石，可以顶替每年的应交公粮，当下开具手续。土门的王凝瑞、西头的张国英等家，都曾被借过军粮。

阎锡山深通古鉴，懂得安民保邦的道理，尤其在逃离太原，屈居临汾的境况下，更注意严明军纪，收买人心。他宣布：军官士兵不能私入民宅、借物要还，损坏要赔，与民买卖要公平。东涧北村连同土门镇的街道，都由驻军清扫。土门镇逢三、六、九的集市，一时商贾纷集，日杂、土产、百货、饭店等门市一个连一个的开张，各类摊贩沿街摆设，显得兴隆旺盛，此时的土门曾被人称“小太原”。阎锡山本人更注意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体恤民情的“明君”形象。在群众面前和颜悦色，达理通情。一天笑着和房东杨文光拉家常：“我来到这儿，把你一家赶到外面去住。你们全家高兴吗？”杨文光说：“要不是日本鬼子占了太原，不要说我家这几孔破窑洞，就是高楼大厦，怕也把您请不来呢！”当时阎锡山和文光一家相处的很近乎。他离开临汾后，杨还到吉县专门看过阎锡山。那时阎专门会餐招待，留住七、八天，临走时还送给杨文光二百元的盘缠。

村民吉赵有上山驮炭回村，遇上了阎锡山乘坐的小汽车。毛驴见车受惊蹦跳不止，阎让司机把车开到路旁的地里，笑着指示

让赵有拢驴先过，使吉赵有十分感动，东涧北村的吉五儿腊月的一天娶媳妇，下午太阳快落山时，花轿进了村，彩灯、鼓乐好不热闹。花轿路过东涧北堡坡前时，正好与阎锡山坐的小汽车对面而遇。路稍窄，为阎锡山开路的第一辆小车上的官长叫花轿赶快停下，让小车先过。三、四辆小车也都停下来，车上的人也下来看热闹。阎锡山从中间的车上下来对随员说：“结婚是人生小登科，是一件大喜事，咱们应该回避，让花轿先过吧。”几辆小车立刻开到路边的地里给花轿让开路。抬花轿的小伙子和吹鼓手们见阎锡山还挺近人情的，把花轿摇晃的更带劲了，鼓点子敲得更欢了，兴高彩烈而过，一时间传为美谈。

从阎锡山一九三七年十一月驻军东涧北到一九三八年二月下旬的三个多月时间里，中共中央负责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北方局负责人杨尚昆、彭雪枫等领导同志也在临汾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扩大革命武装的活动。此间，周恩来同志在刘村八路军供给处检查工作之后，曾到东涧北与阎锡山就抗日问题进行过谈判（谈判的具体内容难以查清）。当时，在人们的心目中，临汾的帽儿刘村和东涧北被看作华北抗日的活动中心。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六日——临汾沦陷前两天，阎锡山带着他的司令部由临隰公路向西逃窜。二十九日在蒲县井沟村，得悉隰县、午城镇也被日军占领，便将乘坐的八辆汽车及携带不动的军用物资用汽油烧毁，骑上小毛驴，由司令部的一干人等护着，连夜爬过井沟南山，经大宁、吉县到黄河壶口处渡河，在宜川、秋林一带暂时落脚，后又返吉县南坡村驻扎。

阎锡山虽在临汾待了三个多月，也曾与中共有过联合，作过一些抵御日寇侵略军的实际工作。但他保存实力，不战而退的行径也暴露在临汾人民的面前了。

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在刘村镇

苏福文 供稿

一九三七年，我奉令率领第一批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人员，离开太原，步行前往临汾，在第一批撤退的人员中，还有北方局刘少奇书记同行。我一共走了十天左右，才到达临汾城内，首先住在八路军的总兵站，总兵站站长是杨立三同志。第二天才进驻临汾城附近的刘村镇。

刘村镇离临汾城约十五里，是一个很大的市镇。镇内驻有中共北方局，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八路军学兵团和八路军第一个炮兵团。当时，北方局刘少奇书记已同周恩来副主席回延安去了，北方局由杨尚昆副书记负责。办事处除在太原的原班人马外，扩充了编制，增设了政治处，主任是汤平同志，副主任兼组织股长是黎同新同志，宣传股长是李伯钊同志，保卫股长是黄国山同志，总务科副科长是周辉同志。学兵团队长是何以祥同志，副大队长是谢忠良同志，区队长是方中铎同志。学兵团行政上归驻晋办事处领导，政治上归北方局领导。炮兵团团长是武亨同志（武原籍是朝鲜，他很早就来中国参加了广州黄埔军校工作和北伐战争，对我军炮兵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政委是邱创成同志，政治处主任是袁邦光同志（即袁光同志）。学兵团除由队长、教导员任课外，杨尚昆、彭雪枫、张震等同志也担任讲课。有时也邀请民主人士、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先生到学兵团来作报告。李公朴先生所主办的全民通讯社，记者中有周巍峙同志，还

有一位姓罗的同志（已忘其名），他们在办事处伙食单位搭伙，他们中间的共产党员都编入办事处党支部过组织生活。一九三七年冬或一九三八年春，阎锡山主办的民族革命大学内，发生了一件革命学生殴打托派头子张慕陶的事件。张慕陶窜到民族革命大学宣扬不抵抗主义的汉奸言论，企图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该校的共产党组织领导革命师生对张慕陶进行了面对面的坚决斗争，群情激昂，在广场上包围了张慕陶，予以痛打，张差一点儿被打死，最后，才抱头鼠窜逃走了。事后，传说革命师生在张慕陶住所搜出了手榴弹等武器。这一行动，在当时大长了该校师生的抗日士气，大灭了托派汉奸的嚣张气焰！在事件过程中，我曾几次看到民族革命大学的陈唯实教授到北方局去见杨尚昆同志。

办事处在刘村镇不到半年，因八路军总指挥部（后扩编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在朱德、彭德怀正副司令率领下，已由陕北进驻晋东南，八路军总部与阎锡山的第二司令长官部之间，已可以直接进行联络，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党中央军委把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撤销。

摘自岳夏同志《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始末》一文。

原载一九八三年《山西革命回忆录》第一辑。山西社会科学院编。

临 汾

丁 玲

大家拚命赶路，不顾一天涉过二十九条河，也不顾在黑龙关山里走三十里的乱石路，不起泡的脚，也起了泡。天黑才赶到土门。第二天是双十节，可以到临汾了，临汾也许很热闹呢。土门要演戏，不让我们睡，我们又到戏台子上去。十点半钟了，男女老少来了五六百人。煤汽灯也借到了。远远的沉寂的黑空里，流荡着张可同志的嗓音，他在唱大鼓呢。接着演了《保卫芦沟桥》的短剧，吼声震动了山谷，土门的宿鸟全拍着翅膀飞起来了。狗四方窜着，老百姓含着眼泪拚命的叫喊：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武装保卫山西！

.....

夜深了，走回宿处来，疲倦没有了，兴奋持续着，蜷在被里，一些人面，朴质的受了感动的人面一直在眼前晃。可是不等天亮就又出发了。

临汾真是一个少见的大城啊！朦胧的晨曦里，它以它整齐的长的雉堞和美丽的城楼在东方薄明的天空里向我们招引着。同志们都冻着鼻子，吐着白雾，唱着愉快的歌曲，而且呼唤着：“加油啊！”

红旗在汾河上飘扬，太阳照着汾河的水，打旋地流，船夫裸着身体，将大半截身子浸在凉水里，泥浆溅满一身：